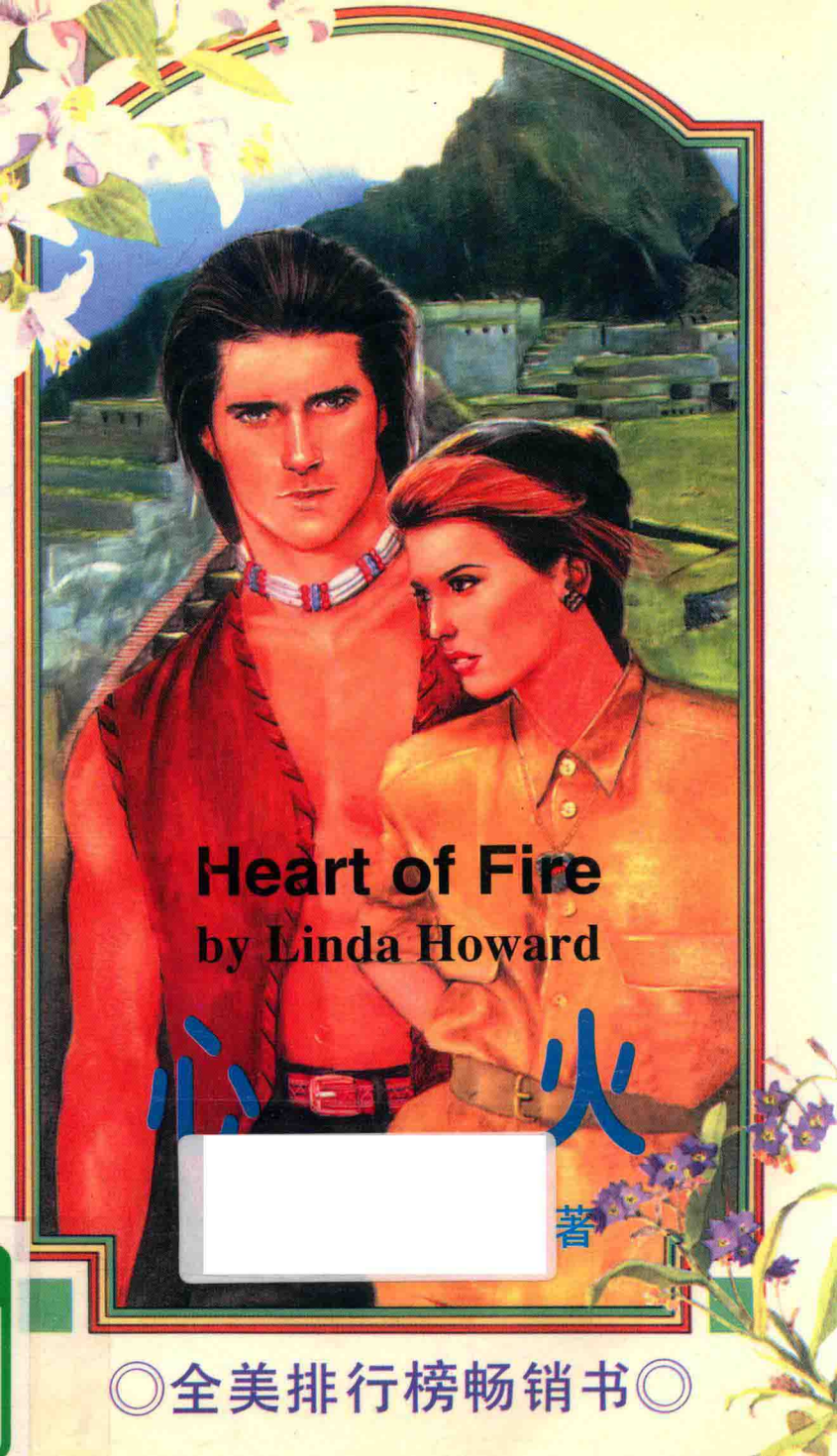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Heart of Fire

by Linda Howard

心火

著

◎全美排行榜畅销书◎

114
181
15

心 火

[美] 朱迪·麦纳 著
李 云 瑄 译

(闽)新登字05号

(图字)13-1997-04

心火

(美)琳达·霍华 /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:35000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(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邮编:301718)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10.5 印张 250 千字

1997年9月第一版

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7000册

ISBN7-80640-011-7

I·906 定价:1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静静的夜，静静的星，
从我的心中发出静静的音韵，
飘浮在环绕我们的沉默之上。
静静的思念，静静的梦，
静静的漫步，在静静的小溪边，
多可爱，我愿在此伫留，
在这里，有你紧贴着我。

序幕

“那是什么，爸爸？”婕安的小手指指向她爸爸手中那本书上的一张图片，她正坐在他膝上。这是常有的事。因为她虽然只有五岁大，却对他所说的以前的人和遥远地方的故事，感到深深的着迷。

“那是个亚马逊人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婕安从这个人的外形知道她是个女的。当她还更小时，有时会被头发的长度搞迷糊了，直到她发现爸爸书里的图片上，不论是男是女，几乎都留着长发。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判断性别，她很快发现一个可靠得多的线索——胸部。男人和女人的胸部不一样。

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存在过。”

“那么她可能是个假人喽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薛赛洛轻轻抚摸女儿小而圆的头颅，托起她浓密闪亮的头发，再让黑色的卷发落回原处。这小孩让他感到满心欢喜。他知道自己偏心，但她的聪明和对抽象事物的理解力，远超过她这年纪的小孩应有的程度。她对他考古的书籍深深着迷。他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之一是，她三岁时奋力将一本几乎和她一样重的书，拖到地板上，然后花上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趴着，仔细看地上的书，浑然忘却周围的一切。她将童真和令人惊异的逻辑能力混和起来。没有人能说他的婕安糊涂。务实若是她最明显的个

性，那么固执便是其次。他爱怜地想着，将来不知有哪位男士要应付他挚爱却难缠的女儿。

婕安贴近图画，细细研究。最后她问：“如果她是个假人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亚马逊人是传说中的人物。”

“喔，那些让作家编故事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因为有时候传说可能是以事实为根据。”他对婕安说话时，通常试着简化词汇，但他从未看轻她的理解能力。如果他厉害的小宝贝对某件事不了解，会一直要求他解释，直到她真的明白为止。

她皱起小鼻子。“告诉我有关亚马逊人的事。”她向后靠，让自己舒服点。

她的俏皮让他不禁笑出声。他开始叙述那些女战士和她们的女王——希莉。房子里的某处，有扇门砰了一声，但他们两个都不加理会，只是沉浸在古老的世界里，那是他们最喜爱的地方。

薛瑞克带着异常的热情，蹦蹦跳跳地进了屋子，他惯有的阴郁在兴奋中消失了。他不理会管家常挂在嘴边的叮咛，直接把棒球鞋穿进屋里。老天，这场比赛太帅了！这是他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。他希望父亲能到场看他，但他和学生有约，不能去。

他上场打击五次，击中了四次，其中一次还是全垒打。这使得他今天的平均打击率是惊人的“八成”！数学不是他的专长，但他可以很容易地算出这个来。

他到厨房里喝杯水，喝得又大口又急，水都从下巴滴下来了。然后他又倒了一杯，刚把杯子举到嘴边时，他听

见声音，便停下来。听起来像是他父亲在说话。

兴奋使他很快地走向书房，他知道父亲会在那里。他推开门冲进去。“爸！我今天打中了四球，其中一球是全垒打！我得了七分，而且还表演了一次双杀。你真该去才对！”最后一句话是激动地渲泄，不是抱怨。

薛教授从书上抬起头，对着他儿子微笑。“我真希望我去了。好孩子！”

瑞克不理睬坐在父亲腿上的小妹妹。“你和学生约会花的时间不像你想的那么久，是吗？”

“延到明天了。”教授说道。

瑞克站在那里，兴奋之情渐渐退去。“那你为什么没去看比赛？”

婕安一直感兴趣地听着。现在她开口了。“我喜欢棒球比赛，爸爸。”

他低头朝她微笑。“是吗，婕安？也许我们会去看下一场。”

这答案令她感到满意，而且她的故事已经被打断得够久了。她戳戳书，重新唤回他的注意力。“亚马逊人。”她催促道。

教授遵循这个高八度的声音的指示，这故事和他感兴趣的事物相近，因此他不难从命。感谢上帝，婕安喜欢传说胜于童话，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有耐心。

瑞克的快乐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发现自己又被那个小鬼排挤的愤怒。好吧，就算她很聪明，那又怎样？她不可能演出双杀。

他心里涌起一股挫折感。在他还没冲动得把她从父亲

腿上抓下来之前，便大步地走出房间。他父亲不会了解的，他只觉得他的小宝贝非常了不起。

小宝贝，狗屁，瑞克忿恨地想着。从婕安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便不喜欢她，甚至憎恨她，就像他不喜欢她的母亲一样。她母亲几年前死掉了，真是感谢上帝，但这小鬼仍然在这里。

每个人对她的聪明都大惊小怪的。他们都把他当成笨蛋，就只因为他留级了一年。好啦，现在他十七岁，升上高中二年级后，就十八岁了。他不笨，他只是没有真的努力试过而已。何必管这些？不论他做得多好人们仍只会去注意那个小鬼。

他上楼到自己房间里，脱下鞋子，甩到墙上。现在她毁了他最好的一场比赛。如果爸爸和学生的约会延期了，他本来可能会去看那场比赛的，但他却回家来跟那个小鬼说故事。这种不公平让瑞克想打东西出气，他想揍那个小鬼一顿。他想伤害她，就像她伤害他一样，她抢走了父亲——她和她的蠢妈妈——而他绝对、绝对不会原谅她。

一股冲动令他猛地站起来，他脚上只穿着短袜，无声无息地走出房间，经过走道，来到婕安的房间，他站在房中，看着四周，像所有的小孩一样，她收集了一堆宝贝。房里四处散放着她最心爱的书和洋娃娃，以及一些显然只对她有意义的纪念物，瑞克不去管那些，他只找她特别的洋娃娃——她最喜欢的一个——一个已经脏掉的塑胶娃娃，她帮它取名叫紫罗兰。睡觉时，她总是抱着这个洋娃娃。

瑞克在那里抓起洋娃娃，溜回自己房间，思索着下一

步该怎么做。他想把它敲成碎片，放在婕安床上，但狡诈的动物本能告诉他，他将因此受责，因为没有其他人会做这种事。不过，光是把它藏起来是不够的，他的嫉妒之心不能以此为满足。他要破坏某件她心爱的东西，即使他是唯一知道的人也无所谓。

他微笑着，从橱柜的顶端拿出他的小刀，在床上坐下来，冷静又彻底地将洋娃娃肢解。婕安不会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只会因为她心爱的洋娃娃不见了而大哭，但没有人能指控他。他会把这件事隐藏起来。每次他看见她，就会暗暗地偷笑，因为他知道，而她却不知道。

1

薛婕安生气地紧抿着唇，走进公寓。屋龄还不到两年，但跨过门槛时，她常感到一阵喜悦与成就感，因为这公寓不但看起来很棒，而且是属于“她的”。但今天与往日不同，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屋里的清凉与舒适。她将帆布袋扔到客厅桌上，大步穿过客厅，走到阳台。她怒不可遏，以至于觉得必须待在户外，才好让她的怒气有伸展的空间。

她僵硬地站在洛杉矶晚春的热气中，双手抓住及腰的水泥墙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美景，平常不论是白天柔和的色彩或是晚上的霓虹灯，她都很喜欢。但她太生气了，根本无心观看。

那些心胸狭窄的混蛋真该死！

她努力赢得在非洲东部欧萨拉发掘地工作的权利，这是几十年来考古学上最重大的发现，一想到能参与，她便欣喜若狂。她从未如此渴望过，渴望能帮忙挖掘出埋在非洲红海海岸，新近才被发现的那个古代村落。这次挖掘行动是由“傅氏考古基金会”赞助的，她正为此基金会工作。当 she 被列为考虑派到欧萨拉工作的人选之一时，兴奋得简直快晕倒了。

为什么她不该期待被选中呢？她工作表现优异，她的报告也是，几份有名望的刊物都登过她的论文。她有考古学的博士学位，而且参与过非洲几次比较小规模挖掘行

动。对挖掘一个像欧萨拉那么重要的地方，她的经验将具有相当的价值。只有最好的才会被选上，但她知道自己是最佳人选——不仅经验丰富、全心投入，而且工作勤奋；更有一颗灵活的头脑，可从留下的遗物中，推测出古代的生活形式。她没有理由不被选上。

但她没有被选上。因为对管理基金会的那些笨瓜而言，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剔除她——因为她姓薛。

大学考古系的主任曾直截了当地说过：“疯子”薛赛洛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一支考古队带来好名声。她父亲以构思疯狂的理论而著称，而她的工作和可信度便笼罩在这阴影之下。

她父亲总是说她的毅力过人，但这次她却毫无选择的余地。她不想离开考古界，她太爱它了，但她在考古界却处处碰壁，就只因为她是她。考古需要很多经费，而赞助者并不多。争取基金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因此没有任何有声望的队伍付得起派她参加重大挖掘工作的代价。她一出现便会让发掘结果的可信度遭到质疑，而队伍会因此失去基金的支援。

即使她改了名字，也不会有什么好处，考古界很小，人人都认识她。这实在太官僚了！基金流向一些会上报的大团体，而没有人愿意冒因接纳她而败坏名声的风险。她参加了无数次小规模挖掘行动，但所有重大的发现都将她拒于门外。

即使真有什么好处，她也不愿改名字。她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是个出色的考古学家。她非常爱他，即使他已经死了十四年——那年她刚好十四岁——她仍然想念他。

令她生气的是，因为他无法证实的疯狂的理论 and 计划，而使他对考古界的许多贡献，完全被忽略了。他在亚马逊丛林中意外丧命。他原希望能找到证明他疯狂理论的确切证据，而人们一向叫他吹牛大王、傻子，但他死后，比较富同情心的人认定他只是“被误导”了。

婕安上大学和工作时，薛赛洛的名声一直跟着她，所以她常觉得她必须工作得比别人更努力、更细致、更刻苦，绝对不可以表现出父亲曾经透露的任何狂想。她把自己完全献给了考古，甚至从未休过假，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追寻她的目标。

一切努力却落了空。

薛“疯子”的女儿在任何主要的挖掘行动中，都不受欢迎。

她双手在墙上用力一捶。他不是疯子，她激动地想。他有点含糊、有点走调，但在家时是个很棒的父亲，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考古学家。

想到他，让婕安记起了他那儿几箱她没看过的论文。他死后，论文全打包起来，房子也被卖掉了。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瑞克，把那些箱子搬到他肮脏的公寓里，堆在角落。他对它们毫无兴趣，而且据她所知，还没人碰过。当婕安完成大学学业，搬进自己的地方时，她提议要带走它们，免得挡了他的路，但瑞克拒绝了——至于原因，据她想，与其说是他自己想要父亲的东西，还不如说是他喜欢拥有她想要的东西。

在这一点上，瑞克跟往常一样又错了，虽然她不会破坏父亲的论文遗稿，但也不想得到它们。她父亲被当成疯

子，成为这一行里的笑话，她不想读到任何会使她也相信这点的东西。最好就保留她对他原有的记忆吧！

但现在她感到一阵好奇，一股想与他接近的需要。他不是疯子！他的一些理论是不合惯例的，但五百年前，“地球是圆的”这个理论也被认为是疯狂的主意。她父亲花了无数个小时，仔细地看地图、图表、日记，循线查寻，以建立理论，而且他在这个领域里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能够从遗留至今的几片碎片说出许多过去的事。

她希望她现在就能拥有那些箱子，除了精神支持，父亲从未给过她任何东西，而现在她正需要它们。他走了，但那些旧记录比她所有的那些纪念物——大部分是照片——更像是他的一部分。

她犹豫了一分钟。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，自从父亲死后，她最生气、最难过的一次。她天性独立，但即使最独立的人，有时也需要安慰，而她正处于这种时刻。她要感觉接近父亲，需要重温她对他的记忆。

她下定决心，利落地走进屋里，在通讯簿里找瑞克的电话号码。她想，她不知道他的号码，正可作为他们关系的注脚。基本上，就感情方面而言，他们之间毫无关系。他向她借过几次钱，但平均说来，她一年看见他一次，这对他们两个来说都已经足够了。

她让电话整整响了一分钟后才挂上。她知道可能要花上几天才能联络到他，所以她控制住自己的不耐，换上运动服。运动一向能减轻压力，而且，她喜欢保持好身材，一星期上三次健身房，再加上慢跑，让她觉得身体健康。

不过，回到家几小时后，她仍旧拿起话筒，拨了电话。令她惊讶的是，铃响一声后，便有人接了电话。一声稍微有些含糊的回应传进她耳里。

“瑞克，我是婕安。今晚你会在家吗？”

“做什么？”话里透露出警戒和狐疑。

“我想看爸爸那几箱旧论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是看看，我们一直没看过，你知道的。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？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不认为有关系。我只是好奇。”她本能地不让瑞克知道她有多想要那些论文。

“我没有时间坐在这里看着你慢慢回忆。”瑞克说道，完全回避了让她将箱子带回家的可能性。瑞克自认为占了她的上风时，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

“好吧！”她说道。“算了。我只是想想而已。拜！”

“等一下！”他匆忙地说道。她几乎感觉得到他正在思索，脑海里正打着主意。“呃——我想，你可以过来。还有，呃，你想你能不能挪点钱出来？我手头有点紧。”

“哦，我不晓得，”她说道，不希望让他觉得太容易，可能会改变心意。“多少？”

“不多。也许一百块左右。”

“一百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就五十。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她再说一次。“我要看看我有多少。”

“你要现在过来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当然，如果你会在。”

“我会在。”他挂上电话的声音震到她的耳膜。婕安耸耸肩，挂上电话。每回和瑞克联络就像这样，有时她真怀疑，他究竟能不能看出，他对她的刁难实际上是一点作用也没有。

她检查一下皮夹，好确定她有五十元现金，虽然有，但这就是全部了，除非她到自动提款机去领，而那是一件她不喜欢在晚上做的事。她车油足够，所以她今晚用不着现金。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，花五十块钱就能立刻读到父亲的论文，还是值得的。她一向能够自立，但即使最有生机的植物有时也会凋萎，今晚无疑地她的叶片都下垂了。

她没有换下运动服，事隔多年，再去整理那些箱子，一定弄得脏兮兮的。她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到达瑞克的公寓。那是一排三栋、两层楼的建筑物，泥灰墙被漆成淡红色。许多年前，当它还新的时候，看起来也许非常显眼，但现在却沾上污点，褪成令人倒胃口的红色。瑞克就住在左边的第一栋。

她敲敲瑞克的房门，门外可以听见电视机的声音，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其它的声音了。她再敲一次。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屋里传来一声模糊、不悦的回答。一分钟后，瑞克将门打开了。

瑞克稚气、悦目的五官总是令她惊讶，他的脸完全不受烟、酒和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。他的外表现在有点不如以前，不过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。

“嗨！”他说道。“钱带了吗？”

“我只有五十块。不过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勉强捱过

今晚。”她一边说道，一边却想着：哈罗！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她可以闻到他的呼吸里的酒味。清醒时的瑞克本来就不拘小节，一喝酒，更是毫无礼貌可言；很不幸的是，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喝酒。

“当然，我需要。”他打断她的话。“如果不需要，我不会一开始就要一百块。”

她耸耸肩，拿出皮夹打开，好让他看见她把每张钞票都给他了。五十七块。她不会再看见这些钱，不过她也不这么期望。她把钱给他，一边说：“箱子在哪里？”

“后面，另一间卧房里。”

房间一片杂乱，看得出来曾经摆过床。瑞克把它用来当做贮藏室，而且他显然还把任何挡住他的路的东西也扔进去，包括脏衣服在内。箱子堆在角落里，她奋力地开出一条路，并开始清出一块空地，好把箱子打开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瑞克问道。她听出他声音中的怀疑，知道他并不很相信她先前所说的话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看一看。你何不拿两张椅子进来和我一起看？”

“不，谢了。”他说道，给了她一个“开什么玩笑”的眼神。“我宁愿喝杯凉的，看看电视。”

“好吧！”她说，伸手去碰五个箱子中的第一个。箱子上有水渍，还有一层灰，教授心爱的东西大部分都已经满是灰尘。她坐在地板上，开始撕开封住箱子的棕色胶带。

大部分都是研究用的书，她依照主题整理好。她注意到其中有些是罕见的版本，因此特别小心处理。

还有一些有关不同挖掘地点的笔记、他觉得有趣而保

留下来的文章、不同年代的地图和图表，还有一些他记下自己构想的活页笔记。她带着微笑打开，从密密麻麻的字迹里，她再度找到了父亲的精神。他对工作有无比的热忱，重新架构起失落的文明让他感到无限的快乐；他从不试着控制自己的想像，而是任其飞翔，相信它会将他带往事实。

对工作的狂热让他试着想追查几个传说，每一个都在他的笔记里记录成一个章节。婕安记得在她还小时的许多个夜晚，她坐在他的脚边或是膝上，着迷地听他说着那些为了取悦她而编成的不可思议的故事。她不是听童话长大的——虽然就某一方面来说，也可以算是——但她的童话是有关于古文明、宝藏、神秘地消失——它们曾真实地存在过，或者只是一个男人想像出来的故事？对她父亲而言，即使只有一丝真实的可能性，他也是无法抗拒。他追查最细微的线索，即使只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。

她浏览过笔记的内容，记起他告诉过她与每个传说有关的故事，眼睛变得迷蒙起来。她注意到他将大部分的传说视为神话，没有事实的依据，但他认为有少数几个传说至少是可能的，虽然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，而事实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。她再度愤怒起来。证明就在这里，他非常小心地评估过事实，而且不受他研究目标的神话魔力所影响，人们怎能将他贬成疯子？不过，大家谈论的是他有关安萨族的理论，那是他最惨烈的失败，以及他如何在追寻它的时候送了命。

安萨族。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这个传说了，因为它造成了他的死亡。她最后一次看到他，是在他将前往亚马逊